

爱丽丝 没有仙境 Ⅱ

喜宝 著

说好了不再见
却总是遇见

说好了放手
却不甘不舍

如此纠缠
如此爱恨交织
只因我还爱着你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爱丽丝
没有仙境 ①

喜宝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丽丝没有仙境2 / 喜宝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449-9

I. ①爱… II. ①喜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7543号

书 名 爱丽丝没有仙境2

著 者	喜 宝
责任编辑	姚 丽
策划编辑	唐 瑜
装帧设计	杨 平
内文设计	罗静颖
封面绘图	ENOFNO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00×1000毫米 1/16
规 格	16开(169mm×233mm)
印 张	22
字 数	330千字
版 次	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印 次	2016年07月第1次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9449-9
定 价	29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▼ CONTENTS

目
录

- 001 / 第一章 多少心事落人间
023 / 第二章 狭路相逢
040 / 第三章 如果从未遇见你
057 / 第四章 物是人非事事休
072 / 第五章 回忆是蚀骨之毒
092 / 第六章 告别之吻

- 106 / 第七章 逃不开的羁绊
127 / 第八章 请你远离我
144 / 第九章 硝烟
165 / 第十章 风波再起
180 / 第十一章 若不曾拥有
194 / 第十二章 山间月

- 212 / 第十三章 真相
230 / 第十四章 无法割舍
250 / 第十五章 危机逼近
266 / 第十六章 山居岁月
282 / 第十七章 天涯共此时
295 / 第十八章 手心的星光
310 / 第十九章 深渊前转身
330 / 尾声
332 / 小剧场：生命中拥有你的每一天
338 / 后记之一：小说构架的解释
341 / 后记之二：小说外的提示
344 / 后记之三：致谢

XIAN

ALICE

MEI YOU

111 G

第一章

多少心事落人间

2012年，巴厘岛。

这一年的夏天和往常相比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大皇宫前的游客熙熙攘攘，举着喇叭的导游喊得嗓子冒烟，街头的运货小车塞得路都堵住，头顶的太阳晒得万物都焉了。来此地度假的富豪们此刻大多在高级酒店的泳池里懒洋洋地泡着。

宋爱儿站在大皇宫前，双手高高地举着牌子，牌子上写着几个中文大字，走近一看，才能看出是“金太阳旅行社”。

每一拨中国游客路过，就听她懒洋洋的声音：“地导，地导，两百块游巴厘岛。”

一个领队带着团走过，宋爱儿上前：“中国人？第一次来？需要导游吗？”

“谢谢，不需要。”

“看一看吧，我们提供特色行程？”

“都有什么特色行程？”

“带大家坐船去其他小岛。”

“这附近还有其他的小岛？”

“当然。”宋爱儿从包里费劲地掏出价格单，“看，龙目岛、吉利岛，还有比较

近的蓝梦岛，都是周围的小岛。”

“来回很远吧？”

“放心，到时候我会带着大家坐船。”

带团的领队忙着点人，这时才看到她拉客，对方是和她有过节的人，立刻举着喇叭在游客中大声说：“团员们，团员们，注意了！注意了！在巴厘岛当地，经常会出现一些非法黑导，大皇宫前最多。他们没有任何导游资格证，旅行社还被挂过黑牌，经常举着牌子勾搭过路客人，说可以带你们去附近小岛。这是假的！这是假的！请不要轻易相信！请不要轻易相信！”

游客们一听这话，纷纷将价格单还到了她的手里。宋爱儿来不及收，单子掉了一地，她只好一个个地拽住：“叔叔！叔叔！阿姨！阿姨！你们不相信，我给你们看我的中国身份证！”

不一会儿，大皇宫前的人都走了。

宋爱儿吁了口气，在乌布市场附近找了个阴凉处，拿着帽子扇风。不远处的树荫下，正坐着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画家。

正在给人画肖像的男人朝她看了一眼，唇角忽然微微抿起。

“怎么了？”保持微笑的顾客问着他。

宋爱儿的小脸被热气憋得通红，正呼哧呼哧地吹着气。

收回目光，男人用画笔来回地轻描着阴影：“没什么。”

一整天的生意都不好。回去时，旅行社老板老赛正在看连续剧。荧光反射着小旅行社的内间，杂而乱，什么东西都堆得满满的。梯子上挂着毛巾，桌上摆着汽水，换下的旧轮胎擦成了一堆。

没有装空调，夏天夜里的天气热得叫人发疯，宋爱儿的汗流得像刚洗过脸一样。

老赛看见她，慌忙地站起身：“回来了？”看她心情不好，一边给她盛饭，一边殷殷地又问，“生意不好？”

扒了两口饭，宋爱儿便饱了，把筷子一撂，从包里抽出支烟。

老赛在背后问：“爱儿，你去哪里？”

“抽支烟去。”

抽烟的时候，她还在数着钞票。花钱像流水似的，用的总比挣的多。她数着钱，一遍又一遍，再数也多不了一张，索性一股脑全收起。

一个带笑的声音忽然在下头响起：“别数了。”

宋爱儿低头一看：“又是你。”

男人手插着裤袋，仰头看她：“数一千遍也不会多一张。”

“我乐意。”

“你今天没挣着钱，我都看见了。”夏天的夜晚，汗水濡湿了脸颊，男人的有力的肌肉被白背心勒出形状，背上还背着画板。他比她收工迟，大皇宫晚上还有客人，画快速肖像画可以一直画到很晚。

看她数钱数得眼珠子都快掉出眼眶了，罗林忽然一笑：“你就那么爱钱啊，宋爱儿。”

宋爱儿翻了个大白眼：“难道你不爱？”

“可是我不会骗人家说，那些根本没有开发完全的小岛是人间天堂。”

宋爱儿听得随手把一个小石头砸向他。

男人伸手象征性地挡了一下，两人的打闹让其他人看见了。一个小女孩赤着脚从男人身边跑过。年轻的男人摸摸她的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糖果。小女孩咧开嘴，笑着跑开了。真是个非常好的人，温和，明亮，像一颗光芒恒定的星星，从老到小都喜欢他。

刚搬来的时候，两人还不熟。他一天二十四小时，窗帘总是拉得紧紧的，除了叫外卖时打开一下门，几乎从不出房间。有好几次，正在洗衣服的宋爱儿，就看见他穿着一身睡衣，一头微卷的头发，疲惫地掏钱，让赛老板帮他顺手倒个垃圾。

她问老赛：“咱们的新邻居为什么总是不出门呢？”

老赛说：“听说是失恋了。”

宋爱儿生平最看不惯为个失恋就哭哭啼啼的男人。她又吵，经常跳个瑜伽操也要弄出很大动静。有一天，对方终于忍不住打开窗，“你能不能安静点？”

穿着件小背心正跳得大汗淋漓的宋爱儿也忍不住了：“大哥，你看看现在才几点，七点钟！你是旧社会穿越过来的吗？”

罗林面无表情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七点钟就睡觉。”

她不管，第二天不仅照样跳，还开了音箱外放。这下他怒了。房子小，所有的电线都是外接的。他找到通入她房间的那根，拔了。宋爱儿在一片黑灯瞎火中摸索了半天，恨得牙都痒了。

隔天，他在房间里昏天黑地地躺着，警车一路呜呜叫着开来。他打开门，警察说，有位小姐报案，说这里的人已经一个星期没出门了，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传出，她怀疑里面的先生已经变成了尸体。

罗林气得朝四下看，她人呢，她自己怎么不来。

警察同他认真解释，她不敢开门，要我们过来看看。

那天，罗林终于不在自己的屋子里待着了。下了楼，他点了支烟，蹲在旅行社的大门口，等着她回来。宋爱儿一直带队到傍晚才一身大汗淋漓地回来。看见了他，她只当没看见，直接就进了门。

他跟在她身后：“你是不是要为你今天做的事情解释一下，宋小姐？”

宋爱儿擦着卸妆油，这看看，那抹抹。

他忍着气：“宋小姐。”

她把油都抹完了：“咦，你下来啦？”

他气得把她的手一拽：“别岔话，今天报警的是不是你？”

宋爱儿当然说：“不是。”

他盯着她的脸：“不是你，还会有谁说我是具尸体？”

宋爱儿听得笑了：“你现在是什么污水都往我身上泼啊，先生。你说我报警，别说报警这种行为不犯法，就是犯法，你有证据吗？”

罗林气短：“没有，我只是怀疑。”

宋爱儿于是说了句话，这句话让罗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宋爱儿说：“你怀疑？你怀疑我报警，我还怀疑你喜欢我呢。”

他看着她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她还没完：“拔了我电线的是不是你？对着窗勾搭我的是不是你？现在还弄个什么子虚乌有的借口来找我搭讪。你不是才失恋吗？这么快就喜欢上我了？看看，看看，嘴上说着不喜欢，抓着我的手倒是很紧呢。你再这样，我才真的要报警了。”

他听了一下把她的手松开，指着她的鼻子，好半天才丢出一句：“你……你不要脸。”

不要脸的人多了去了，真是没见识。宋爱儿丝毫没把这句辱骂放在心上，继续每天早起，乐呵呵地挣钱。那阵子她的生意好，每天都有许多客人，常常要换着班跑。

宋爱儿带团，偶尔也会带他们进购物店，买或不买，都好商量。碰上带老人团，有些老人玩得累了，宋爱儿夜里还会带着一些本地的热带水果跑去看他们，所以游客们都喜欢这个好说话的年轻女孩。

她在屋子里跳瘦身操，音箱里轰隆的全是音乐。跳完操，她又把水果放进榨汁机里，榨出一杯杯的鲜果汁，还挨个地敲门送给邻居。砰砰的敲门声常吵得他刚睡下又不得不坐到桌边愣愣地出神。

她看见他备受折磨，心情好得不得了。

如果不是那件事的发生，如果不是那个偶然，两人还会这么一直斗下去。那时候，宋爱儿是想把他气走的。

有天，宋爱儿带客人到海边，看到他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海岸边，脚下就是悬崖和拍岸的浪花。他那么坐着，一动不动的，把整个世界都给屏蔽了。外界的人走不进他的心里，他也不愿去看他们的世界，宋爱儿看得稀奇，这个自闭症怎么又乐意出来了。然后，他忽然就跳海了。

团里有个人尖叫着：“看，看，那边出人命了！”

宋爱儿扭头往那边一看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，这跳海的可不就是那个大傻帽。虽然他拨过她的电线，隔着窗和她吵过架，还气势汹汹地骂过她，可也罪不至死。宋爱儿没多想，跑到山崖边，猛呼吸一口气，扎进海里去。那天，海风特别大，而他选择跳海的地方，不比一般的浅湾，有几十米深。宋爱儿追到山崖边时，他的身体已经沉入水中，只有乌黑的头发漂在水面。

宋爱儿在水里不断地划啊划的，总算捞到了他。不碰还好，一碰她可真是被气死了。他竟然在海里挣扎着，想要躲开她的救援。正在这时，风力却渐渐变大，这是要起风了。

宋爱儿心里哀叹了一声，大哥，你想死我还不不想啊。可没有用，已经纠缠在一起的两人，成了绑在一根线上的蚂蚱。举目望去，是茫茫碧蓝的海水。咬咬牙，宋爱儿几乎用尽了所有力气把他托住。海水渐渐淹没了她的鼻子、耳朵、眼睛和头顶。一切好像又回到了最初学游泳的时候，教练说，现在开始练习呼吸。那时候，只要憋不住就可以把头冒上来。

可是现在，所有的知觉都在渐渐消失，听不见，看不到，脚下踩的是柔软的水波，一个又一个的漩涡仿佛要把人吸进去。

宋爱儿醒来时，是在一艘渔船上。两个要出海的渔民在海面上看到他们，及时地划船过来，救下两条命。

她愣怔了好久才回过神。

罗林比她醒得早，浑身湿淋淋的，坐在船头一动不动，好像在出着神。哪怕发呆他那张脸也是好看的，高挺的鼻梁，眼窝很深，侧脸显出一种俊挺的气势。可宋爱儿此刻顾不上欣赏美色，愤怒地走到他跟前，他一抬头，她狠狠地就是一个巴掌拍去，差点没把他的脑袋拍歪。

罗林难以置信地看着她。宋爱儿一抬手，还要拍第二下，被他制住了。宋爱儿也

恶狠狠地盯着他。

“为什么要救我？”他忽然问。

“我要是知道救上来的是这么个家伙，不如给你收尸。”

水珠从他的眉毛渐渐滴到掌心，再掉落在船板上。他忽然闭上眼，笑了笑：“我这个家伙？我很讨人厌？”

宋爱儿翻了个白眼：“你以为自己人见人爱？”他不说话，宋爱儿又开始做他的思想工作：“你的事呢，我也听他们给我说了一些。唉，怎么说呢，这事搁谁身上都不好受。可你好歹也是个男人，就为了这个寻死，不应该呀。我要像你这么脆弱，我早死八百回了。”

他却说：“你不是我，你怎么可能知道。”

宋爱儿说：“你以为我没谈过恋爱？”

他看着她，淡淡一笑，说出一句差点没把她气死的话：“是没想到，你这样的，也有男人喜欢。”宋爱儿简直当场就想把他推下船去。

救了他后，两人的关系忽然微妙了起来。

他不再向房东投诉她，有回，她在屋子里跳舞，正跳得一身热汗，那讨厌的砰砰的敲门声又响起。宋爱儿还以为他又要来骂自己呢，气势汹汹地开门，准备和他理论一场，谁知穿着睡衣的罗林手里拿着一张光碟，看着凶巴巴的她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才把手里的碟递出去。她把碟翻来覆去地看，他耐心地、羞涩地给她解释：“你房里放的音乐破音了，音质不好。这是我找到的录过的最好的版本。”

他一主动示好，她也开始有些不好意思，再想想，人家毕竟是来疗伤的，心情不好，正要多体谅，她还总是雪上加霜。宋爱儿内心也有些愧疚。一来二去，两人经常串起门来。宋爱儿看他这么一个大男人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在他没开始给人画肖像画之前，她常喊他开开车，帮忙带带客，也算是个劳动力，有了收入也会分一点给他。因为住在这种地方散心的，必不是什么有钱人。罗林收了钱，总是很客气地说声谢谢。

宋爱儿劝他：“你有了钱，就好好地收着，别再想你那个跑了的前女友了。她就是那个天仙，嫁给别人了，就是别人的老婆。你惦记着别人的老婆，是要挨打的。”

他刚想要出声，宋爱儿不要脸地又说：“再说了，有我这么美的女孩子天天在你面前晃悠，你想不忘记她也难。”

他忍不住吓唬她：“你再这么有自信，我可要情不自禁爱上你了。”

她果然吓一跳：“你可别，我这个人谈什么都不谈感情。”

罗林也只是笑。

巴厘岛进入了旱季，天气干燥，赤道地带的阳光充足，风吹得人舒服透了。这样碧海蓝天的好日子，一直可以持续到九月末，然后就是雨季了。

宋爱儿开着小车出去，碰上了背着画板的邻居。

她在车上按着喇叭。

罗林看到了她：“接客人？”

宋爱儿从车里探出头：“送你一程？”

车子小，其实坐得并不舒服，他的大长腿搁在车子里，舒展不开。

宋爱儿随口问：“罗林，你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雨季来之前。”

宋爱儿点点头：“那也快了。”

罗林忽然扭头看她，不说话。宋爱儿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不知是沾了什么东西，叫他这样看。方向盘一转，已是开到了一条阳光灿烂的小路上，两旁都是椰子树。这里的世界颜色绚烂，却也单调，白的是沙，蓝的是海，而绿的是树。在这里待久了，也会腻。

他忽然问：“那你呢，宋爱儿？你要待多久？”

宋爱儿看着前面的路，答得有一搭没一搭的：“待到死吧。”

罗林正喝水，忽然呛住了：“喀喀……怎么就……喀……就不回……”

她正想回答，不远处有一辆小车正悠悠地开来。巴厘岛地方不大，处处都能遇见熟人，开车的正是她欠了债的一家酒店的老板，她吓得一慌，刹住车，转身就往旁边扑倒。还没咳完的罗林被她扑了下去，闪了腰。来不及叫痛，宋爱儿已经把脸埋在他的胸口。罗林的身子一僵，登时一动不动，忍着疼仰躺着。呼吸声此起彼伏，一时间两人的心跳都有些快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等那辆接送客人的小车开远了，宋爱儿才心有余悸地从罗林身上起来，吁一口长气，重新坐回驾驶座。

罗林扶着腰，微微“嘶”了一声，问：“刚刚对面开车的是谁？”

宋爱儿说：“我们的一个债主。”

接了客人，两人在大皇宫分道扬镳。

罗林背着画板回来时，已是黄昏。邻近海边的郊野没什么娱乐活动，天黑以后，只有几个小孩子在公共区域跑来跑去。那片宝石一般瑰丽的天空渐渐挂上了蓝绒幕。这里的天黑得也不一样，是蓝黑蓝黑的，就像在黑布上涂了蓝油彩。

宋爱儿和老赛正等着他回来吃饭呢，小桌子一摆，老赛盛上饭。她看他只是把东西放下，连饭也不吃，拎着画板又往外走：“怎么了？又要去哪？”

“没看新闻吗？”

“什么新闻？”

“今晚有月食。”

“啊？真的？”她吓了一跳。

“当然，月食来临之前的大海是很美的。”

宋爱儿匆匆吃完饭，跟罗林一起往海边走。

翻过一座山崖，就可以看到大海。地方偏僻，少有人来。寂静的山冈，只有银白的月光像小盐粒一样洒下来。本地的蚊子多、小虫多，树上的蚂蚁也多。不一会儿，她的脚踝就肿了一片，细细的胳膊和腿上也全是红点点。

宋爱儿倒是不娇气，等披荆斩棘地爬上了山头，才问：“罗林，你有没有带防蚊虫的药水？”

“被虫子咬了？”他拉过她的手臂来看，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点，“怎么现在才说？”

“又不疼。”

“让你跑这么快，连件外套也不带。”

宋爱儿也快要后悔死了，只见他把身上的外衣一脱，披在她的身上，又低头掐了一束地上的草，按下她的肩膀，“坐着。”

宋爱儿不知他要做什么，愣愣地被他按住，听那淡淡的声音响在头顶：“伸手。”

他用力拧着手里的草，绞出一点汁液，一点点地涂在她被叮了密密麻麻的包的手臂上。他的动作是这样小心，仿佛怕重一点就会弄疼她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罗林忽然抬起头：“好了，别碰。”

宋爱儿盯着他，像发现了什么秘密：“罗林，你最近对我有点好啊。”

罗林低下头，把狼狈藏进眼底：“我对你有坏过吗？”

“有啊，刚来的时候，你把我的电线给拔了。”

“你还向警察举报我是具尸体呢。”

“你向房东告状，说我影响公众生活。”

“你在我的门外偷偷地牵细绳，害我摔了一大跤，差点骨折。”

啊？这个他也知道？

宋爱儿立刻说：“往事如烟，罗林，让我们静静看月食吧。”

可是等了好久，月食也没有来临，一轮明月挂在半空中，莹洁如玉。那薄而白的光芒普照着整个世间。

宋爱儿坐了一会儿，累得躺倒在青草上，问他：“罗林……你说月食什么时候来啊？”

“要下半夜吧。”

“下半夜，现在才九点呢……”

“是啊，还有好几个小时。”

躺下的人望见的世界是不一样的。整个星穹仿佛倒置了过来，他们枕在星星上，随手一捞，便是星河中无数掉落的碎片。

两人一句接一句地聊着天，聊生活，聊理想，聊未来，聊马来西亚的某个艳星。聊到聊无可聊，宋爱儿打了个哈欠：“月亮要是再不被吃掉，我可就要睡着了。”

“你睡吧，到时我喊醒你。”

她不说话，他便侧过头去看。

她竟仰着头真就这么睡着了。眉眼弯弯，好似含着笑。

他们的身下，是一个小小的山崖。一旁的大海，海水起伏汹涌，海浪声是哗哗的，有节奏的，一下更比一下大，然后渐渐地小去。没带防潮垫，到了下半夜，地上变得湿漉漉的，月亮果然渐渐地落到了天的另一边，世界忽然变得一片幽暗。

罗林正要喊醒她，只见宋爱儿蜷缩着，整个人弓成了一只小虾米，手抱着头，睡得正深。那光洁的额头，鼓鼓的，很饱满，在小小的脸颊上显得十分美。

他凝神望了良久，最终只是无声地替她盖上外套。

月食过去，天穹渐渐地又亮了起来，仿佛天上的银河哗啦一声倾泻到人间。

多少心事落人间，不可说，不可言。

中国北京，凌晨一点。

酒店的大床上，喘息和汗水交替着。极度的兴奋中，汗水从男人的肩膀一滴滴滑落。身下的女孩伸手想要抚摸他的脸颊，却被他微微偏过脸，躲过了。

女孩有些诧异地望向他。男人从床上披衣起身，点燃一支烟，走到落地窗前深呼吸。

凌晨的城市，笔直的道路仿佛棋盘似的安静地存在着，路灯站得昂首挺胸。亮着的窗口，是一个个在不知疲倦地运转着的精英机构。随着加班一起出现的还有繁荣的

外卖业，大楼附近的外卖二十四小时不停，拿起电话，随时都可以吃到想吃的东西。这个世上，能买卖的东西有很多很多，超出了人们想象的极限。

落地窗没有缝隙，然而不知是从何处吹来的风，一点点地拂起了垂帐。床上的女孩爬起来，赤着脚，缓缓地走到他的身后，轻快地说：“我们吃点东西好不好？”

地上有外卖卡，她拾起来看，一个个念着外卖的名字。王邈却在这时淡淡开口：“滚吧。”

女孩微微一愣，像是没听清他说的话，轻声问：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你可以滚了。”似乎怕她听不明白，他一字一字地说着，神情淡淡。

女孩愣了愣：“你……”

“听不明白人话是吧？”王邈忽然转头，朝她一笑，“那是不是要扇你几巴掌，你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？”

女孩听得一愣，没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会突然翻脸。

王邈垂着眼皮：“卡在出门左手边的柜子上，自己拿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什么？”见女孩蒙着，王邈的心情却忽然一点一点好起来，“怎么，这点话都听不得？”

“王……”

“王什么王，叫王先生。我的名字是你能叫的吗？”王邈挑衅地看着她。

“你讨厌我你还追我干什么？”

“你便宜呗。”

“你神经病吧。”女孩终于受不了地抓起一件外衣，一边往门边走一边咒骂，骂他的话真是不中听，他一声不吭全受了。

女孩摔门而去，王邈把被自己掐灭的烟又点燃，继续抽。一切又恢复了安静。清清静静的，世界很干净。又气走了一个人，王邈觉得很惬意，这样的事干多了，原来也会有快感。

站在电梯里，她给他发短信：谢谢你的零花钱，王叔叔。

王邈火大，想想，却又不和她一般见识了，回她：不客气，好好学习。

在他的预料之中，接二连三地，手机短信提示音“嘀嘀”地响起，然而他已没兴趣去看，号码拉入黑名单，然后抠下手机卡扔进垃圾桶。这个手机号码，他不会再用了。

王邈叫了外卖，然后去洗澡。

仰着头，头顶的聚光浴灯照得人眼睛刺痛。他试着调了一下，怎么都感觉不对，索性按下了那个开关。“哗啦”一声，浴室忽然露出了天顶。

时钟跳到凌晨两点。

很突兀地，他想起很久以前的那个人。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了，那时他一个人在这家酒店住了整整一个星期。那一个星期是他生命中非常别扭的一个星期，没找过其他女孩，没出去和朋友胡闹，也没干一点正经事。他整天整天在等一个人。时间颠倒了，往往是白天睡，夜里醒。吃的东西也都是服务生送来的。王邈甚至想，如果自己不出现，对方会不会以为他就这么死了呢？

有的事，需要想很久才会清楚；有的事，好像想再久也不会弄明白。

心中的拥堵到了无可排遣的地步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镜面被击裂开，鲜血从手掌间滴落。王邈看了一眼手掌，没有包扎，直接搁在水龙头底下洗。清水穿过他的五指，变成了红河。

他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，不吭声。

王邈从酒店打卡出门，这个时间点，北京倒是不堵车。天亮得不透，他只穿了件T恤，秋天的清晨，风吹着有一丝凉意。

到了毅川的大楼，保安把他拦住：“站住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王邈倒退了几步，看看他，又仰起头，看了看毅川大厦，平静地开口：“我来开会。”

“你是这栋大楼里的员工？”

王邈点点头。

“怎么从前没见过你？”保安狐疑地看着他。这个年轻人，穿着随便，T恤加牛仔裤，一副懒懒散散的模样，和在这里出入的西装革履的精英截然不同。

王邈解释：“这两年来这儿少了。”

对方还是拦着他。

王邈看看时间，还早得很，索性说：“你新来的吧？让前台电话给总秘书。有个叫许芜芷的，跟她说，今天股东有会，小王先生来了，在楼下呢。”

“你先等着吧。”

前台说，许秘书正在休假，这段日子不接电话呢。你问问他还认识谁，谁可以给他做证明。

保安出来把话转达给了王邈。

总秘室夜里十点半之后到早上六点半之前，都只有几个新人。整栋大楼的人事几乎全都换了血，这三年来，走的走，升的升。他想想，还真没几个认识自己的。好在前台又说：“等八点之后，陈总秘书会过来上班，你让他等到那时候吧。”

王邈听了保安说的这话，倒是挺和气：“好。”

他在大楼前的公共小广场的椅子上坐下来，晨光照在这个年轻人身上，他偶尔出一会儿神，像在想什么遥远的往事。

整个小广场，就只有保安和他两个人。没过一会儿，保安也累了，在他一旁坐下：“你咋来得这么早啊？”

王邈叹气：“啊，拖欠我工资，两三年不发了。没法子啊，得来要工资。”

保安吓了一跳：“他们还欠你工资啊？”

“自从换了董事长，简直不堪一提。”

保安说：“想开点吧，这么大一个集团，还能欠你钱？实在没办法，你就去告他们，找媒体曝光他们。”

王邈听得笑了，问他：“你来这儿几年了？”

对方想想：“再过几天，就七百天了。”

七百天，一天天地过，那真是非常漫长的一段日子。两年，怪不得他没见他。

保安问他：“你真是这儿的，怎么我从前都没见过？”

王邈笑：“几年前走的，没办好手续，所以常过来看看。”

两人聊得渐渐多了，保安的戒备也慢慢放下了。毅川的大楼很雄伟，人站在底下，一仰头，帽子都会掉下来。

王邈指给他看这栋大楼：“看见了吗？那顶上，安的是美式最新型号的防弹玻璃，天文数字。要进顶楼，得特定的人员陪着刷密码卡，否则电梯根本不会开。最顶楼，一切你能想到的都有。建这栋大楼的人就在那里办公。”

对方听得好奇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以前送文件的时候进去过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见过老王董了？”

“嗯，见过。”王邈一本正经，“王毅嘛，个头高高的，比咱们俩都高。你要见着，会吓一跳的。”

这么说着，往日的时光好像一点点又回来了。物是人非，这世上的冷暖炎凉，都是寻常。王邈坐在大楼前，等着那个彼此都不认识的秘书来给他作证。这样他才能从晨风寒冷的楼外走进楼里，坐在温暖的休息间，等着三个月一次的股东内部会议召

开。然后，他坐在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中间，听着他们讨论，把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一样样地拆了卖钱。最后，他再从这栋大楼里走出去，继续去过着他纸醉金迷的人生。

这就是他能做的全部了。

临近雨季，旅行社的生意不好。这些天，宋爱儿没有一天消停过，不是在去借钱的路上，就是在还人钱的途中，看来是财务出了问题。有好几次，罗林在外背着画板乱走，看到大太阳下等待的宋爱儿。

天气热，她在大酒店的门口坐着，也不进去，不断用胳膊和手擦着脸上的汗。好半天，从酒店里出来一个经理模样的人。她弯腰，低声下气地和对方说着什么。对方听了几句，挥挥手就把她赶走了。宋爱儿站在酒店外，仰起头，看了看大门，站了一会儿才走。

回来后，她也从不对人说起。老赛是个甩手掌柜，所有事都要靠一个女孩子，而生存是那样艰辛。

这天，罗林没忍住，偷偷跟在她的身后。

宋爱儿察觉到有人跟踪，就暗中留了神。她故意把他引到了角落，那儿有个沙坑，一般人不会注意。

宋爱儿躲到房子后，果然，没过几秒，就听见惊呼声，听那声音还挺惨的。再一听，宋爱儿藏不住了，这不是罗林吗？

宋爱儿拉着他出了沙坑，忍不住嘲笑起来：“傻帽，你跟踪我啊？”

罗林摇摇手，扶着腰，一只脚踏着，另一只脚一瘸一拐地往前拖行。他一边说着“没有”，一脚踩上一个土堆，登时又摔了个四脚朝天。这一摔把人摔得够呛，罗林的后脑勺全是土，衣服也脏兮兮的，狼狈地在路边梗着脖子。

“等着啊。”宋爱儿跑开了，过了会儿，她拿着一瓶冰水回来。

她为他做冷敷，离得近，对方的神情落在眼底，一览无余。两人早是朋友，所以行事也没什么忌讳。她伸手把他的衣服掀起，拢至腰间，打了个结，方便冰敷那个受伤的地方。

罗林想要阻止她的动作，没挡住，一掀开衣服，她竟然伸手拍了拍：“你这小蛮腰练得挺好呀。”

他的脸一下子全红了。

宋爱儿没看到：“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伤着了？”